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剑影迷情

情 侠 系 列



上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I247.5
3349
(1)

中岳武侠精品

情侠系列

劍影迷情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侠/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情…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93 号

情 侠 系 列

剑 影 迷 情 (上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朱媛美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6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72-3/I·091 (全 15 册) 定价: 300.00 元

写 在 前 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客店凶案	(1)
第 二 章	江南浪子	(21)
第 三 章	侦骑密布	(40)
第 四 章	暗潮汹涌	(65)
第 五 章	神秘组合	(88)
第 六 章	地牢凌虐	(109)
第 七 章	毒女示恩	(132)
第 八 章	英雌齐聚	(150)
第 九 章	尔虞我诈	(168)
第 十 章	豪绅恶霸	(188)
第 十 一 章	患难相扶持	(206)
第 十 二 章	冤家路窄	(232)
第 十 三 章	不期而遇	(250)
第 十 四 章	毒烟毒虫	(271)
第 十 五 章	抽丝剥茧	(288)
第 十 六 章	山中庙·庙中山	(309)

第一章 客店凶案

隆冬时节，严寒彻骨，满天飞瑞，大地一片银色。

大官道中，积雪三尺，行旅几乎绝迹。天地白茫茫，雪花一阵阵向下飘。纷扰的莽莽红尘世界，这期间纷扰似乎完全静止了，惟一活的事物，是飘舞的雪花。

申牌以后，官道中行旅逐渐绝迹。敢于行走赶路的旅客要冒冻死在道上的凶险，一旦出意外，力竭气衰，倒下去片刻便会被雪花所掩盖，深埋在不断飘落的浮雪下。

冬季，随气温与罡风的强烈度以及云层浓淡厚薄的不同，会降下不同的雪花。一旦飘起飞絮状的鹅毛瑞雪，便表示这一段风雪期即将终止，气温渐升，即将可以看到冬日罕见的阳光了。

大官道西面不足两里，便是平地耸起的极为壮观的河堤。大漕河（大运河）挑河的河工们，皆已收工歇息，因此河堤的牛腰粗大柳树下，看不到人影，仅可看到堆积如山的土石竹木等等构工材料。

大漕河自淮安府至扬州府一段数百里河面，每三两年自秋末冬初开始疏浚，出动百万民丁挑河，届时漕河断航，往来南北的旅客只能走陆路，穿州过县辛苦两条腿，不可能安逸地乘船往来享福啦！

大风雪期间，假使错过宿头，情况是颇为严重的。年关岁暮，邻近官道的村落，通常不接纳旅客投宿以免招灾。闭上村栅

不加理睬，旅客就会有挨冻受饥的大麻烦。

四位不怕风的旅客，就在风雪苍茫之中向南行，一脚踩下去，浮雪没及膝盖，举步维艰，幸好精力仍在，整个人似被雪花所包裹，人与雪几乎浑然成一体了。

已是入暮时光，但雪光依然耀目。前面距扬州北面的大镇湾头仍有二十里。看光景，他们不可能赶到湾头镇投宿了，说不定半途就得找地方歇息，不然饥寒交迫，有一个支持不住就糟了。

莫道君行晚，更有晚行人。他们后面里余，一群约十余名旅客，也在匆匆向南赶，速度要快些，每个人都携有背囊手杖，逐渐拉近了距离。

更远些，另有几个旅客赶路。似乎今天是好日子，旅客们不约而同在同一条路上赶。也许，想要早些赶回故里过年吧！

走在最前面的四旅客也携有背囊、腰袋，头上戴有放下掩耳的皮风帽，仅露出双目。身上是老羊皮袄、棉裤，外套的油布挂裤，下及半统靴可挡雪水内侵。看不出相貌面目，更看不出年龄。

与后面两群旅客相较，这前面的四人在衣着上便明显看出低一级。那些人穿了各种名贵的皮裘，比老羊皮外袄高贵多。背囊也是精制品，下面两层是雕漆的底座。

最后面的几名旅客，甚至有两乘雇自高邮州的暖轿，除了抬轿的两名轿夫之外，每轿另有一名备用的轿夫，显然是有身份的旅客。

各走各路，谁也不理会其他旅客的事。

接近一条木桥，后面的十四名旅客，终于到了四位旅客身后，脚下依然急促，走动时雪花飞溅，长途赶路依然精神抖擞。

小河已经冰封，桥长仅三丈左右，桥面铺设有草垫，以免旅客走动时打滑。这种冬季加草垫的桥，当地人通常称之为“草桥”；但绝不是用草架设的桥。

四旅客刚踏上桥面，桥面向顶部斜升。由于浮雪甚厚，下面结了冰的草垫，已失去止滑的作用，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十四名旅客到了。领先那位没携有背囊，仅手点一根六尺风磨铜寿星杖的人，身材特别高壮，戴了皮手套的手也比常人大一号。

“让到一边去，好狗不挡路。”这人洪钟似的嗓音，透过掩口依然震耳，沉重的寿星杖一伸一拨，把走在最后的那位旅客拨倒了，说的是京师官话。

“哎呀……”这位旅客惊叫，摔倒在积雪中向下倒滑了两三步。

“咦！怎么如此霸道？”第二名旅客扭头不悦地叫。

“混蛋！你说什么？”寿星杖又伸，指向发话抗议的旅客。

第三名旅客手疾眼快，往侧移拉住了第二位同伴退向桥栏，同时向走在最前面的第一名同伴打手势，示意及时让路。

“让他们先走，我们并不急。”第三名旅客向同伴高叫，表示息事宁人。

对方人多势众，示弱是惟一避免冲突的良方。

“和尚，算了，赶路要紧。”走在后面的第三名旅客高叫，“得赶路到湾头投宿，饿得受不了啦！”

所有的人，全身皆裹在衣帽内，怎知手持风磨铜寿星杖的人是和尚？和尚也没有使用寿星杖的。

“哼！”和尚瞪了示弱的旅客一眼，不再计效，大踏步超越，意思是说：算你小子识相走运。

那根风磨铜寿星杖，重量绝不少于二十斤，被敲上一记，不死也将手脚成残。在这种地方被打断手脚，严重的程度不问可知。

被拨倒的旅客幸好并没受伤，和尚仅轻轻将人拨倒而已。

十四名旅客远出三十步外，这四位旅客这才动身过桥。

“这些人真是岂有此理，桥宽得很呢！”被拨倒的旅客大声咒骂，“天杀的混蛋！这些人比毒蛇猛兽好不了多少，天下都是他们的，别人都不用活啦！”

“正是如此。”阻止同伴理论的旅客说，“在京都附近，谁招惹了这个和尚，肯定活不成的。”

“咦！小梁，你认识这个贼和尚？”同伴讶然问。

“见过，在西直门的大延寿寺庙会。”小梁说，埋头赶路。

“你是说……”

“你们忙着生意上的应酬，我无事一身轻，所以在京城各处走走。我上京都可不是第一次，京都我相当熟悉。”小梁一面走一面解释，“他们出现在这里，应该不是意外，定然是前往南京图谋发展来的，京都已没有这贼和尚容身之地。”

“小梁，你的话我没听懂。这贼和尚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大有来头？”

“不错，大有来头。在佛门弟子中，他是无所不好的酒色和尚；在江湖朋友眼中，他叫天魔僧了凡。我们离开京都前，皇宫内正在大赶传奉官。这个和尚，正是在皇宫出入的数百名传奉官之一。”

“哦！原来是那些妖孽。”另一位同伴说，“那些传奉官，全是皇帝的玩伴，一大堆真人、活佛、术士、国师、神仙，在京都卖官、包揽关节、敲诈勒索、强索贿赂，无恶不作。我知道在我们打点返乡之前，京都便盛传解散传奉官的消息，人人称庆呢！”

“对。”小梁说，“年初天上星变，天上火光、白气、红色妖星，满天飞行声如雷震，表示天下即将大乱。朝廷的大臣们，借口祸患出于传奉官，请求皇帝斥退这些妖孽。吵吵闹闹了大半年，皇帝才不得已忍痛驱逐了一些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真人、高士，但仍然留下一大半。这贼和尚，便是被逐的倒霉鬼之一。如果我所料不差，与贼和尚同行的人中，可能有大半

是被逐的传奉官，在京都失去权势，转赴南京另谋发展。刚才你们幸好没惹他凶性大发，实在非常幸运。这些凶魔杀起人来，是不会手软的。他们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天理国法人情。很危险，知道吗？”

“是很危险。”一直不曾发表意见的同伴说，“在京都我就听说有关传奉官横生的事。那个紫禁城里的成化皇帝，特别喜欢长生不老和享受女人，所以召来上千个活佛神仙出入皇宫，弄来一些具有奇技异能的浪人取代侍卫，封这些人为传奉官，他们的权势比王公大臣更高。目下天寒地冻四野无人，十四个妖孽就算把我们剁成肉泥，也没有人敢管闲事，谁管谁死。”

“别废话了，赶两步。”小梁催促同伴加快脚步，“天快黑了，这一带很可能有高邮湖的好汉，穷急了出来猎食准备过一个肥年，那可就人财两空了！快走。”

一听可能有高邮湖的水贼出来猎食，众人不等催促，便已脚下加快，卯足全力赶路。

其实高邮湖的水贼，不会到陆地上猎食。

而且这一带属邵伯湖范围，距高邮湖已在百余里外，两座湖虽则水道相通，但两湖的水贼划界瓜分势力范围，不会捞过界作案引起纠纷。

扬州北面二十里茱萸湾的湾头镇，是扬州北面最繁荣的水陆码头，可泊漕船两百艘，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商旅云集，栈埠林立，是扬州四大镇的第二大镇。

但冬季漕河断航，而且年关岁尾，市面显得萧条，陆路的旅客日渐稀少，码头市街的十余家有名气旅舍，有一半门可罗雀。

其他不入流的小客栈，旅客反而多一些。

临河大街的江都老店，今晚特别走运，整座东院两进的上房，几乎全部客满，是入冬以来，生意最好的一天。

镇上的旅店，以接纳水客为主，一旦漕河断航，水客绝迹。而走陆路的旅客，通常会一口气赶到扬州投宿，在镇上落店的人不多，从扬州来的旅客更是少之又少。

今晚的旅客全是从北面来的，天黑后仍然陆续抵达投宿，有男有女，而且几乎全是住上房的阔旅客，没有住大统铺的穷措大。

小梁是有心人，在客房安顿毕，略加洗漱，便信步在各处走动以熟悉环境。

在他这种人来说，熟悉环境已经成为本能。

这种本能的养成，非一朝一夕所能获致的，而是经过岁月、世事、经验、教训所累积而养成，也就是所谓习惯成自然。

客店今晚旅客虽然不少，但也不及夏秋季节的一半数量，二三级客房没有几个人，仅东西两院的上房旅客将近客满，因此在店内走动的人不多。

天气太冷，进了房烤火歇息是最佳的选择，没有外出走动的必要。各处走道的照明灯笼数量减少，光线朦胧走动不方便。

他在东院的一处走廊下，留意各处客房的动静，但仅能看到窗内映出的灯光，看不到走动的人。

生意很好，好像所有的上房都有旅客住宿。

最后到了灯光稍为明亮的店堂，店堂只有几个店伙走动，不再有旅客落店，天色很晚了。

几个店伙仅瞥了他一眼，没留意他的举动。

掌柜账房师爷在柜后的案桌上，整理一些册簿，双柱灯台仅点亮一枝烛。师爷一手持笔，一手熟练地拨动算盘珠，手法极为巧妙熟练，的答声像连珠走盘，五个手指快得神乎其神。

掌柜的伙计不在，仅有师爷在柜内工作。

“喂！掌柜在吗？”他轻拍着案柜问。

掌柜当然不在。师爷抬起头，目光落在他脸上。

“有事请稍候。”师爷说，“有紧要的事吗？”

“我要找一位同伴，一个和尚，法名了凡，可否替我查一查流水簿，看他住在哪座客院好不好？”他提出要求，“我知道他在贵店投宿。”

“哦！”师爷脸色一变，“在二进西院。”

旅客流水簿由掌柜伙计掌管，有时得由账房师爷接手登记，所以师爷不用查簿，但知院客在何处安顿。

“谢啦！我去找他。”

“不要乱闯，进去找一位店伙带你前往。”

“为什么？”

“西院住的旅客，都是京官，乱闯会有大麻烦。了凡大法师也是京官，僧录司的僧官。”师爷冷冷一笑，不再理会他，从新拨动算盘。

当初京师在南京，南京的京官都是公侯将相，百姓小民谁不怕？京师迁至北京，百姓小民对京官更为害怕，深恐招待不周，得罪了京官可不是好玩的，宁可敬鬼神而远之少沾为妙。

“多承关照。”他客气地说，掉头就走。

贼和尚那些传奉官住在西院，他住在东院，一东一西，不会有是非。

落店的传奉官不上十四个人，而是三十几个，他们是分开走的，落店则住在一处。而且是陆续到达，明显地表示他们不是同一伙的人。

店伙们显得十分忙碌，分别替各上房的旅客，准备热腾腾的膳食。有女眷的女客，则由店中的仆妇伺候。

仆妇对几位外表高贵的夫人或淑女，印象颇为深刻，因为所有的女旅客，都不是弱不禁风的娇弱女流。

在院角号称独院的一座特大上房中，仅点了一枝明烛，光线

幽暗，八九名男女围坐在外间的小厅中，关上门正在低声商量重要事务，不许店伙接近。

“另一家客店，有十几个人落脚。”坐在下首的一位豹头环眼大汉，向坐在上首仅露出双目的人低声说，“在这家店落脚的人最多，无法查出到底是些什么人物。我们来晚了些，没能事先留意，他们住入之后，便极少外出走动，所以失去查底的机会。”

“长上，必须改变计划了。”天魔僧了凡，是惟一不戴帽露出本来面目的人，说话的声调充满强悍味，“图谋咱们的人愈来愈多，闻风而至有结伙联手的可能，把他们诱往杭州，杀他们立威示众的计划，危险度日增，不改变很可能失去控制，形势不利呢！”

“依你之见，该如何改变？”上首仅露双目的人，语调阴森带有鬼气。

“他们可能有江南的水性超尘拔俗高手。”天魔僧的语气同样阴森。

“可能的。”

“如果他们在渡船上动，结果如何？”

“应该不可能。”上首那人说，“在渡船上动手，船翻了，所有的财宝沉入江底，他们能得到什么？”

“咱们盛财宝的背囊，不可能立即沉没。”左首一个女人接口道，“我认为了凡大师的意见甚有价值。我们不能冒被他们在渡船行凶的风险，所以在过江之前，有一举歼除永绝后患的必要。只留下几个有响亮名号的首脑，带至杭州囚禁，在正式开山门时，杀他们祭山门，同样可以收到示众江湖、树立声威的目的。”

这女人已明白表示，与天魔僧意见相同，采用鹰派强硬手段，对付跟来图谋不轨的仇家，血腥味浓厚，说话的口气态度毫无女人味。

“有道理，咱们真没有冒在渡船受到袭击的必要。”上首那人

显然是首脑，说的话有决定性作用，“图谋须及早。扬州以下一段河面不结冰，他们一旦雇船动身赶到前面去，咱们便奈何不了他们了。”

“长上同意改变计划？”天魔僧欣然问。

“对，改变计划。”上首那人一字一吐，“今晚是惟一的机会，不可错过。”

“长上的意思……”

“兵分两路，分别歼除。”上首那人说，“记住：留下几个名家高手，作为日后开山门的祭天牺牲上供品。咱们先商量人手的分配，务必出其不意，一网打尽。”

“恐怕有点不妥吧？”坐在右首那位仅露出一双怪眼的人，语气显然带有鸽派色彩，“其中固然有些是从京师跟来的人，但从没表示出向咱们行劫的意图，咱们抢先动手聊除，先下手为强，江湖人士怎么说？日后咱们建立山门，会不会引起江湖道的仇视？长上务必三思。何况咱们还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有哪些高手名宿主事，如果所付出的代价太高，这……”

“你就不必顾虑太多啦！江湖道上只重视实力，谁强谁有理。”女人冷冷地打断那人的话，“闻风赶来妄想发财的牛鬼蛇神，不断增加跃然欲动，如不早作处理，谁敢保证我们可以平安到达杭州？我是旱鸭子，可不想死在波涛汹涌的大江里。”

“我只是觉得师出无名……”

“孙施主，不要三心二意了，每件事皆斤斤计较名实道义，早就天下太平了。”天魔僧嗓音提高了一倍，“防微杜渐：先下手为强；这规矩不是你我所订的。如果等他们先动手，你将后悔莫及。我带人到街尾的平安老店，收拾那一路从京师便跟来的那群杂碎。”

“必须先下手为强。”上首的主事人一掌拍在桌上表示决心，“这也是立威的好机会，杀鸡儆猴可为日后建山门威震江南铺

路。”

主事的决定，反对的声浪不起作用。

四个人分住毗邻的两间上房，晚膳则四人同聚在小梁的上房外间里。门窗紧闭，天寒地冻，房中依然寒气彻骨，有酒有菜，三杯酒下肚，这才六脉回春。

“小梁，你在外面逗留了很久，忙些什么？”同伴是个一脸老实相的中年人，天生的生意人面孔，说起话来不温不火，笑容成了习惯，显得和易近人，“酒菜都快凉了！再不回来可就不等你了。”

“到处走走，没事。”小梁喝了一口酒，神色平静，“明天就到家，小心为上。俗语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说：最后几步是成功的紧要关头。咱们身上携有半年来所赚的本利，为数可观，可不要在到的前夕出意外。没一脚踏入家门，吉凶仍是未定之天。”

“哦！你的意思……”

“你们都知道我的绰号叫江南浪子，我走过的桥比你们所走的路还要长。”小梁用倚老卖老的口吻说，其实他的年纪最小，在座的其他三个人，年龄都比他大一倍，“我做事是十分不小的。”

“咱们镇江杭州帮会馆的人，都知道你见多识广，交游广阔，足智多谋，所以本帮的各行号东主，争相聘请你做管事。这两三年来，你往返京都从来没出过纰漏，每次都有惊无险但人货平安。你看出什么征兆了？”

“在外面谋生走动，十场人命，有九场与财有关；在本乡本土，十场人命九场奸。财与色，都是出人命的病媒。”小梁似笑非笑，拍拍自己的腰袋，“这里藏有两京四大钱庄的一万余两庄票，是张东主两船南货的货款，如果被歹徒们知道了，知道会有

何种结果吗？你们三位这次也各运了两船货，每人身上都有八千至一万两银子庄票，在你们踏入家门，把庄票兑现之前，银子还不能算是你们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所以有人信命，有人与命争命。要与命争，任何事都得小心。”

“呵呵！不要吓唬人了。”那位粗眉大眼中年人向他举杯，“小梁，沿途承蒙诸多关照，总算平安到家了，敬你一杯聊表心意，到家后再好好谢你。”

“天寒地冻，所有的人都窝在房里，外面没有旅客走动，没有人就不会有是非。”小梁喝了一杯酒，说的话令同伴心安，“这里可以雇船下瓜洲，咱们明天晚些动身，雇一艘小船，以免冒风雪受苦受难。”

“对，赶了将近两个月路，实在受不了。”

“好，雇船。”众人同声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对风云祸福无法控制，只好退而求其次相信宿命。

有人，就有是非；虽则没有人走动，应该不会产生是非冲突。但闭门家中坐，也可能祸从天上来。

湾头镇距扬州府城仅二十里左右，治安尚算良好，蛇鼠混世与中下九流招摇撞骗，算不了什么大案，杀人放火事故极为罕见。

天寒地浆投宿旅舍，谁会料到发生可怖的凶杀意外？

小梁与一位同伴共住间上房，他睡在外间。

晚膳后已是二更初，全店沉寂，旅客都窝在客房歇息，大多数旅客已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梦入黄梁，准备明早有精神赶路。

他不想早睡，休息半个更次，便开始活动手脚，然后打坐运气行动。

从小筑基练武习功，在外扮浪子遨游天下期间，除非碰上特